

港台写作界名旦

岑凯伦 著

伊甸园少女系列



窃宠多愁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伊甸园少女系列

窈窕多梦

岑凯伦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书 名 伊甸园少女系列·**窃宠多梦**

作 者 岑凯伦 著

责任编辑 侯润章

封面设计 梁中杰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金昌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5 字数 120,000

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7—80587—360—2/1·270 定价:6.80 元(套价 40.80 元)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出生于名门贵族的大家闺秀的窈窕淑女张淑静，父亲拥有几家跨国公司，是香港一个出名的富商。在读大学时，与她的一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讲师相爱，由于讲师出身寒门，张父万般阻挠，他们只得私奔美国结婚。

一个偶然事件，使得淑静失去了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失去了深爱的丈夫。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儿女投奔与自己有深深隔绝，断绝十年关系之久的父亲。淑静在父亲的帮助下，成了一个联合服装公司的总裁。在公司里，她与高大英俊的美籍华人何仲平产生了爱慕之情，演出了一件件悲欢离合，浪漫多情的风流韵事……

女儿李蕊已出落成一个美丽多情的窈窕少女。在母亲公司的一次舞会上，她与何仲平之子博士何东邂逅。挡不住青春诱惑，偷尝禁果，致使怀孕。其兄李平得知后，枪杀了私生子和何东，然后自杀。窈窕两淑女顷刻间失去了至亲的亲人，痛不欲生，实在催人泪下，动人心魄。



“以后再不许给自己找额外工作干了，行吗？”淑静双眼含情地望着李铭，嘴里低声地说着。

“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嘛，看你跟我之后手变得这样又粗又硬，我心里多过意不去哟。”李铭轻轻地抚摸着自已的妻子的手说。

“阿铭，你听我的话吗？你有自己的事业要做，你那么多喜欢你的学生，就够了。”李铭深情地望着这位曾经与自己冲破重重阻围，勇敢刚强的妻子，想到自己同她结婚以来，妻子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心里难受极了。自己曾答应一定让妻子走上幸福的生活，可实际上呢？他轻轻地吻了吻妻子光洁的额头，低声主道：“静，我听你的。”然后，静静地向到在沙发上，回想着几年来妻子与自己的一幕幕往事。妻子看到丈夫在沉默着，料定肯定是在想什么问题，便轻脚轻手地踏出屋出。

出屋一看，见自己那心肝宝贝女儿高高地爬在园里一颗

大树上，仍不住大声嚷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能象别的女孩一样好好坐在屋里，非要象只猴子？”

李蕊没有答腔，她坐在树干的枝丫里，尽量用繁茂的枝叶遮住自己，她才没那么笨，妈妈那套“你有本事就给我下来”的激将法已经不灵光了，再也不让她害怕了。她只耽心今天的事，妈妈告诉爸爸没有。

今天李蕊可把妈妈惹急了，不仅从学校带回一张二十分的考卷，把水蛇养在浴缺里，还爬上树逃避她的责罚，诸多罪状，其是罄作难书。把H大学教授村里出名的能干太太，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，一向注重教养的张淑静气得满脸通红。

李蕊看着妈妈的样子，禁不住笑出了声，但又急急住了口。

李蕊的哥哥李平坐在树对面的二楼房间用功，大开着窗子，却对外面他所谓的“女人的战争”充耳不闻，他是个标准的书呆子，除了数学和天文学，他的世界容不下其他东西，他的近视甚至和父亲李铭一样深，他的最大愿望是当一名科学家。

李蕊从树叶缝隙里看着他，他们之间只差五岁，但她的感觉上，他却是一部甚为诡异的上书史，乏味又难以理解。

暮霭不断笼罩住这个还算宽敞的院子，天快黑了，屋里的电话铃响了，响得很急，李平仍无动于衷端坐在那儿，像一具化石。

淑静也不走，她知道李铭在家里，会接电话。她如果一转身，李蕊会忙不速地溜下来，跑得无影无踪，但她喊破噪

子也找不回来，她的俩个儿女，一个太动一个太静，真是伤透了脑筋。

一只大蚂蚁爬上李蕊的脸，她腾不出手来抓；她臂下挟着一支捕蝶网，左手有一只蝉右手还有一只，她今天运气好，居然同时胶粘到两只，但还不及多做处理，她妈妈就已经逼来了。

蚂蚁沿着颈头往下爬，在眉毛旁停了一会儿，似乎有些进退失据。但立刻又下定了决心，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李蕊的鼻子，在那儿顾盼自得，李蕊皱起了眉。平常，她遇到这种状况还容易对付，但今天不行，母亲在下头叫阵，蝉还在手里，她干瞪着眼，希望母亲能大发慈悲的走开。

另一只蚂蚁也爬上来，李蕊咬住了牙，然后，像做恶梦似的，成群结队的蚂蚁分别爬上她的脸和手臂，她活象是一瓶好吃的蜜。

她再也顾不得许多，把右手的蝉放进嘴里含着，想偷抓一下痒，可是蝉却“嘎”地一声飞走了，叫声之大，无与伦比，把她吓得手一松，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会事，就从树上摔下来了。

淑静在任何时候都有把握做到镇定，冷静就连当年她从那个富可敌国的父亲家私奔出来和李铭结婚时，都能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但今天不行，至少这时候不行。

她在哭。

坐在医院加护病房外的长椅上，靠着丈夫宽厚的肩膀，像个孩子般的哭着。

她的宝贝女儿刚刚动了手术，在这三天之内，只要有阵风吹草动，就会由于这个做母亲的鲁莽而少掉一条腿。

“都是我的错！”她对丈夫哭诉：“我不是一个好母亲……”

李铭给她气得手足无措，他在遗传工程方面是个出色的学者，但在他的经验里，老婆的眼泪泛滥起来比任何洪水都要可怕！

“医生说那只有五分之二的可能性，而且手术很顺利，按照目前情况，李蕊不可能少掉一条腿……”他尽量理智地安慰妻子，希望她不要过于自责。

“百分之二十就是百分一——”淑静的反应糟得厉害。

“少掉一条腿总比变成白痴好！”坐在一边始终没有开口的儿子李平实事求是地说。但引来的是母亲痛心的怒斥，他赶紧又闭上嘴，乖乖地低下头玩他的计算尺。

三天之后，经过严密的观察，蕊儿被推进了加护病房，转入普通病房，既没有变成白痴也没有少掉一条腿，但她似乎昏睡不醒。

“蕊儿，我可怜的孩子！”淑静哭着扑上去，对医生苦心的保证置之不理，不一会儿，她那痛心的哭声把走廊的许多人都引到病房门口，偏就在这时候，李蕊觉得装睡睡够了，冷不防抬起头，冲着妈妈的耳朵怪叫一声，吓得她差点跳了起来。

这场闹剧是以李蕊被妈妈的两记耳光结束，挨了打的李蕊低声抽噎着躲在被单里，在黑暗中瞪视着吊在半空中，裹

满了石膏，活像只大腿的脚。

这时，房间的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
“谁？你干嘛？”李蕊睁大眼睛，望着这位不速之客。

进来的男人年纪不小了，从他那灰白的头发，高耸的眉毛看得出来。但引起李蕊兴趣的，不是他的皱纹，而是他身上那股近似巧克力糖的味道。李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希望猜到他把巧克力藏在哪个口袋里。

“李蕊？”

“嗯？”她心不在焉地应着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

“十岁。”

“妈妈呢？”男人不耐地咳了一声。

“回家去了，你是谁？”

“告诉你，你会保密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蕊眯起眼睛。

“因为我不想让你妈妈知道我来过。”

“好吧！”李蕊点头：“我不晓得还有别人也怕她。”

“不是的，但我有别的理由。”

“你很奇怪！”她以十岁孩子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神秘兮兮的家伙。

“你一向都这样吗？”

“不是。我姓张，是你外公。”

“这倒稀奇！”她笑了出来。

“我怎么没听说过你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和你妈妈之间有些——误会。”老人又干咳了一下。

“什么误会？”她兴味盎然，这无缘无故的钻出个外公来，原来她那个道貌堂然的母亲也有秘密。

“你现在还不懂，等长大一点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无聊！”李蕊打了个呵欠：“又是我长大，老天啊！我现在就很大了。”

老人瞪了她一眼，但一会儿又改变了主意露出了笑容：“如果你真能遵守诺言，我会给你一个新标本箱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李蕊高兴得腿痛都忘了。

“你会给我吗？哦！你该不会是骗我吧！”

“只要你不告诉你母亲我来过，我就送你。”

李蕊张口要说话，但表情却一下子又黯淡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老人问。

“算了！你还是别送的好，要不然她看见我乱收人家东西，可是吃不完兜着走。”

“你没地方放？”

“她总是‘搜查’我的房间。”李蕊一想到母亲把辛苦搜集来的宝贝当垃圾扔出去，就一阵气馁。

“如果我借一个地方放呢？”

“可以吗？那地方会不会很远？”

“不远，一点不远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去！记着，绝对不准告诉任何人，否则我们取消约定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！”她拼命点头。

“好，现在让我看看你的腿，嗯，还真伤得不轻，跟你妈小时简直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真皮！”

好丑！

李蕊想，刚才外公把妈从学校到秀苑来后拿了一些妈妈小时候的像片给她看，真没料到像妈那样美小时候居然还会戴牙齿矫正器，绝透了，哈！如果给她知道了，不把李蕊骂死才怪。

她实在够气李蕊了。除了从树上掉下来外，李蕊住院那些日子，可真把医院闹翻了，使她颜面居失，所以李蕊一能下地，哥李平赶快接她回了家。

李蕊回家后，由于母亲家教严厉，再加上石膏还没拆完，倒也着实乖了两天，等到医生宣布她可以重新学走路时，天下大乱的日子又开始了，她不是举着拐杖一跳一跳地追鸡赶狗，便是想尽办法跟母亲捣乱，总把淑静气得全身发虚。所以李蕊痊愈复学时，她高兴得想去烧柱香。

“其实外公说你小时候也好不到哪里去！”李蕊见母亲那一副恨不得马上把她赶走的样子，真想浇她一盆冷水，但想到自己的诺言，只有暗自窃笑。

今天外公实践诺言，选了中午到学校来接李蕊，他的司机能从一大堆满身尘土，正在躺避球的小鬼中找出李蕊真是不简单。

“唉！你认得我？”李蕊煞有介事的拄着拐杖，对这个大热天里还穿着套白制服的家伙，真是十分好奇。

“哪很简单！”司机笑道：“你跟小姐小时候长得真是一模

一样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小姐小时候只有两只脚。”司机笑出声来。

“李蕊很快地就跟这个说话有趣的司机成了朋友，事实上，她今天一到学校就炫耀她这根拐杖，果然十分轰动，连隔壁小朋友都跑来围观，甚觉希罕，当她表演如何用三只脚走路时，更是引起一阵惊叹。

唯一令她可惜的是，哥如果知道她偷带拐杖上学，这根宝贝非没收不可，真不公平！她想，用三只脚走路没有什么不方便！何必大惊小怪呢！

“外公！”她走到校门口，看见威严的外公坐在宽敞的车厢里等她时，不禁欢呼一声。

“你的脚——”果然他是见拉着拐杖走路也吓了一跳，等到发现她只是献宝时，这才轻叱了一声：“顽皮！”

“我们去哪里？”李蕊从没有坐过这种豪华大汽车，但对目的地兴趣显然要比这部车来得大。

“秀苑。”

“秀园是什么？你住的地方吗？”

“你妈妈从没有对你说过？”外公有些不信。

“她从不提我，也不提秀苑？”外公又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啊！我一生出来她就已经跟爸爸结婚了。”她一脸无辜地回答。

车子爬上山坡，绕着山路走时，李蕊看见一幢矗立在远处的房子，在树林中若隐若现。然后她在外公的说明里，清

楚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秀苑。

“我渴死了。”一到她嚷开了。

“忍耐点，我们马上就开饭。”外公慈祥地说，今天他很开朗，一点也不像那天板着脸。

李蕊在学校已经吃过便当。所以对外公家里的佳肴美味没一点兴趣，可又不好意思拒绝外公的好意，只象征性尝了一点。

“小孩子吃饭不许叹气。”外公瞪了一眼她。

“我吃饱了。”

“这么少？好吧！下去玩。”

“我的标本箱呢？”她跳下椅子，把颈上餐巾一扔，如果教她天天这么正经八百吃饭，她不得盲肠炎才怪。

“汪姐会带你去。”外公拍拍手掌，一个好看的女孩子走了进来，她长相样子秀气，长长的辫子，走起路来婀娜多致。

“孙小姐，请随我来。”

“我叫李蕊，不姓孙。”李蕊张大了眼睛。

“噢，你笑什么，我脸上有花？”

汪姐带她上楼，走进一个房间，把她看得目瞪口呆：“这是谁的房间，简直像儿童乐园。”

“是老爷送给你十岁生日礼物。”汪姐按下一按钮，一架悬在半空中的模型飞机就绕着圆圈飞，再按一个钮，屋角半人高的玩具屋自动打开了门，奏出叮叮当当的音乐。

“我真不敢相信。”她自语，一张苹果般的小脸兴奋的胀红了。”

“如果我哥看见，一定会吓得半死。”

“你哥，啥名字？”

“噢！原来是李少爷。”

“你要不要看标本箱？在另一个房间里。”

“老天！秀苑的房子真多。”李蕊诧异说：“外公要这么多房子干吗？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住一房？”

“这是有钱人的规矩，房间多工人多，主人才有面子。我们工人四人一间。”

“你家呢？”

汪姐笑脸收敛了，眼圈一红。

“噢！我知道，你没有家。”李蕊自作聪明地说：“不过没关系，你把这当自己的家好了。外公人很好，一定愿意，对不对？”

汪姐强欢言笑，打开了钢琴的一道门。

外公说要送李蕊一个标本箱是开玩笑，事实上，李蕊长到这么大，还不曾见到过这许多动植标本放在一个房间里，这连做梦也不曾有过。

“我外公干嘛？”她好半天才轻轻问：“他要把我吓死？”

“有很多都是小姐从前留下来的，老爷说她在这方面是专家。”

“我妈？”李蕊摇头：“外公一定是跟我说笑，她看到蟑螂都要尖叫一声，然后喊我爸爸赶紧把它打死。”

“真的！我妈说螳螂好脏，很恶心！”她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这也难怪！秀苑从来没有过螳螂，嫁给穷小子一定受了

不少罪。”外公喃喃自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我妈嫁了个穷小子？你弄错了！我爸是大学教授！”李蕊天真地说。

外公没有和这个顽皮小女孩争辩，只是叹口气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“你不是说叹口气要少活好多岁吗？”李蕊逮住了外公。

“帮她收拾一下，快上课了，你和老张送她去，别迟到了。”外公不理她，迳自吩咐。

“干嘛那么早送我回去？我才来呢？”李蕊对这地方有点留恋了。对她来说，这儿是个儿童乐园，正大开着门欢迎她。

“如果迟到了，你妈会怎么说？”外公拿起了杀手锏。

“好吧！”她做了鬼脸：“改天再来。”

“以后每天中午我都叫司机和小汪来接你。”

一整个下午，李蕊只要想到秀苑那间标本屋，就兴奋得在椅子上扭来扭去，片刻不得安宁，幸好她的老师陈老师了解她，口头警告了她。

“三十五，四十，洗衣粉十元，肥皂一条七元，青草五元，水果十元五角……”淑静拿起日常帐簿在家里又开始安排这个月的计划了。”

李铭是个优秀的教授，也是好丈夫，性情温和又富于幽默感，唯一的就收入总抵不了开支，常捉襟见肘。

该死，这个月又出现了入不敷出！淑静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橡皮。

如果十年前告诉她，将来有一天她也得为钱伤脑筋，她

绝对不会相信，但自从两个孩子出生以来，她觉得肩上压力越深重了。

特别是李蕊，吃得多，长得快，没几个月衣服就不能穿了，鞋子更糟，总赶不上她的脚，偏偏又穿得费，一双新鞋用不到一个月，令人伤脑筋。

淑静小心地把帐目上多出来的部分擦掉，若是这家里该有人为钱担心，那就让她一个人来担心好，李铭是个读书人，研究学问和教书才是他最快乐的工作。

有回李铭不知怎么发现家用超支，一急之下包了一批工作来做，淑静初起也没有留意，以认他是研究，后来见他不分黑夜白日总伏在制图桌上。起了疑心，发现他是为家用之急，竟不惜以教授之尊替别人做完稿，把她弄得又气又心疼，连说带骂才教他推掉那分要玩掉老命的差使。以后又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才出现文章开始的一幕。

淑静擦掉了多出来的数学后，舔舔笔心，写下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数字，然后站起身来取下墙上一幅水彩画，在这幅复制品后面有一个保险箱。

她打开号码锁，拉出其中一个小匣，里面有枚戒指，一副耳环和一串珍珠项链。

珍珠优雅的光泽，在蓝色丝绒的衬垫上，凉沁沁地教人好舒服，这串缅甸珍珠，是她妈妈临终前给她的。

她像触电般地缩回手，不！绝不能去抵押她将来还要留给李蕊作嫁妆。

淑静咬了咬牙，拿起另一枚红宝石戒指，然后用力推上